

简体字本二十六史

旧唐书

● 吉林人民出版社

旧唐书

卷一六七——卷二〇〇下

〔后晋〕刘昫等撰

廉湘民等标点

旧唐书卷一六七

列传第一一七

赵宗儒 窦易直 李逢吉
段文昌 子成式 宋申锡 李程

赵宗儒字秉文。八代祖彤，仕后魏为征南将军。父骅，为秘书少监。宗儒举进士，初授弘文馆校书郎。满岁，又以书判入高等，补陆浑主簿。数月，征拜右拾遗，充翰林学士。时父骅秘书少监，与父并命，出于一日，当时荣之。建中四年，转屯田员外郎，内职如故。居父忧免丧，授司门、司勋二员外郎。

贞元六年，领考功事，定百吏考绩，黜陟公当，无所畏避。右司郎中独孤良器、殿中侍御史杜伦，各以过黜之。尚书左丞裴郁、御史中丞卢绍比皆考中上，宗儒贬之中中。又秘书少监郑云逵考其同官孙昌裔入上下，宗儒复入中上。凡考之中上者，不过五十人，余多减入中中。德宗闻而善之，迁考功郎中。丁母忧，终丧，授吏部郎中。十一年，迁给事中。十二年，与谏议大夫崔损同日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俱赐紫金鱼袋。十四年，罢相，为右庶子。

宗儒端居守道，勤奉朝请而已，德宗闻而嘉之。二十年，迁吏部侍郎，召见劳之曰：“知卿闭关六年，故有此拜。曩者与先臣并命，尚念之耶？”宗儒因俯伏流涕。德宗崩，顺宗命为德宗哀册文，辞颇凄婉。

元和初，检校礼部尚书，判东都尚书省事、兼御史大夫，充东都留守、畿汝都防御使。入为礼部、户部二尚书，寻检校吏部尚书，守

江陵尹、兼御史大夫、荆南节度营田观察等使。散冗食之戍二千人。六年，又入为刑部尚书。八年，转检校吏部尚书、兴元尹、兼御史大夫，充山南西道节度观察等使。九年，召拜御史大夫，俄迁检校右仆射、河中尹、兼御史大夫、晋绛慈隰节度观察等使。赴镇后，擅用供军钱八千余贯，坐罚一月俸。十二年七月，入为兵部尚书。九月，改太子少傅，权知吏部尚书铨事。十四年九月，拜吏部尚书。

穆宗即位，以初释服，令尚书省官试先朝所征集应制举人，宗儒奏曰：“准今月十五日敕：比者先朝征集应制人等，已及时限，恐皆来自远方，难于久住，酌宜审事，遂委有司定日就试。如闻所集之人多已分散，须知审的，然后裁定，宜令所司商量闻奏者。伏以制科所设，本在亲临，南省试人，亦非旧典。今覃恩既毕，庶政惟新。况山陵日近，公务繁迫，待问之士，就试非多。臣等商量，恐须权罢。从之。复拜太子少傅，判太常卿事。

长庆元年二月，检校右仆射，守太常卿。太常有《师子乐》，备五方之色，非会朝聘享不作，幼君荒诞，伶官纵肆，中人掌教坊者移牒取之。宗儒不敢违，以状白宰相。宰相以为事在有司执守，不合关白。以宗儒层怯不任事，改太子少师。

宝历元年，迁太子太保。昭愍晏驾，为大明宫留守。大和四年，拜检校司空、兼太子太傅。文宗召见，谕以理道，对曰：“尧、舜之化，慈俭而已。愿陛下守而勿失。”文宗嘉纳之。五年，宋申锡被诬，上召师保已下议其刑，上以宗儒高年，宣令不拜。寻拜疏请老。六年，诏以司空致仕。是岁九月卒，年八十七，废朝，册赠司徒。宗儒以文学进，前后三镇方任，八领选部，略于仪矩，切于治生，时论以此少之。

窦易直字宗玄，京兆人。祖元昌，彭州九陇县令。父或，庐州刺史。易直举明经，为秘书省校书郎，再以判入等，授蓝田尉。累历右司、兵部、吏部三郎中。元和六年，迁御史中丞，谢日，赐绯鱼袋。八年，改给事中。九月，出为陕虢都防御观察使，仍赐紫。入为京兆尹。

万年尉韩晤奸赃事发，易直令曹官韦正晤讯之，得赃三十万。上意其未尽，诏重鞠，坐赃三百万，贬易直金州刺史，正晤长流昭州。十三年六月，迁宣州刺史、宣歙池都团练观察等使。

长庆二年七月，汴州将李齐逐其帅李愿，易直闻之，欲出官物以赏军，或谓易直曰：“赏给无名，却恐生患。”乃已。军士已闻之。时江、淮旱，水浅，转运司钱帛委积不能漕，州将王国清指以为赏，激讽州兵谋乱。先事有告者，乃收国清下狱。其党数千，大呼入狱中，篡取国清而出之，因欲大剽。易直登楼谓将吏曰：“能诛为乱者，每获一人，赏十万。”众喜，倒戈击乱党，并擒之。国清等三百余人，皆斩之。

九月，以李德裕代还，为吏部侍郎。十一月，改户部，兼御史大夫，判度支。四年五月，以本官同平章事，判使如故。改门下侍郎，封晋阳郡公。宝历元年七月，罢判度支。大和二年十月罢相，检校左仆射、平章事、襄州刺史、山南西道节度使。五年，入为左仆射，判太常卿事。十一月，检校司空、凤翔尹、凤翔陇节度使。六年，以疾求还京师。七年四月卒，赠司徒，谥曰恭惠。

易直自入仕十年余，常居散秩，不应请辟，及居方任，亦以公廉闻。在相位，未尝论用亲党，凡于公举，即无所避。然元和中，吏部尚书郑余庆议仆射上日仪制，不与隔品官亢礼。易直时为御史中丞，奏驳余庆所议。及易直为左仆射，却行隔品致敬之礼，时论非之。

李逢吉字虚舟，陇西人。卢观中学士李玄道曾孙。祖颜，父归期。逢吉登进士第，释褐授振武节度掌书记。入朝为左拾遗、左补阙，改侍御史，充入吐蕃册命副使、工部员外郎，又充入南诏副使。元和四年，使还，拜祠部郎中，转右司。六年，迁给事中。七年，与司勋员外郎李巨并为太子诸王侍读。九年，改中书舍人。十一年二月，权知礼部贡举、骑都尉，赐绯。四月，加朝议大夫、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，赐金紫；其贡院事，仍委礼部尚书王播署榜。

逢吉天与奸回，妒贤伤善。时用兵讨淮、蔡，宪宗以兵机委裴度，逢吉虑其成功，密沮之，由是相恶。及度亲征，学士令狐楚为度制辞，言不合旨，楚与逢吉相善，帝皆黜之，罢楚学士，罢逢吉政事，出为剑南东川节度命、检校兵部尚书。穆宗即位，移襄州刺史、出南东道节度使。逢吉于帝有侍读之恩，遣人密结幸臣，求还京师。长庆二年三月，召为兵部尚书。时裴度亦自太原入朝。以度招怀河朔功，复留度，与工部侍郎元稹相次拜平章事。度在太原时，尝上表论稹奸邪。及同居相位，逢吉以为势必相倾，乃遣人告和王傅于方结客，欲为元稹刺裴度。及捕于方，鞫之无状，稹、度俱罢相位，逢吉代度为门下侍郎平章事。自是浸以恩泽结朝臣之不逞者，造作谤言，百端中伤裴度。赖学士李绅、韦处厚等显于上前，言度为逢吉排斥，而度于国有功，不宜摈弃，故得以仆射在朝。时已失河朔，而王智兴擅据徐州，李齐据汴州，国威不振，天下延颈俟度再秉国钧，以攘暴乱。乃为逢吉嫁祸，夺其权，四海为之侧目，朝士上疏论列者十余人。属时君荒淫，政出群小，而度竟逐外藩。

学士李绅有宠，逢吉恶之，乃除为中丞，又欲出于外，乃以吏部侍郎韩愈为京兆尹，兼御史大夫，放台参。以绅褊直，必与愈争。及制出，绅果移牒往来，愈性木强，遂至语辞不逊，喧论于朝。逢吉乃罢愈为兵部侍郎，绅为江西观察使。绅中谢日，帝留而不遣。

翼城人郑注以医药得幸于中尉王守澄，逢吉令其从子仲言赂注，求结于守澄。仲言辩谄多端，守澄见之甚悦。自是，逢吉有助，事无违者。敬宗初即位，年方童丕，守澄从容奏曰：“陛下得为太子，逢吉之力也，是时，杜元颖、李绅坚请立深王为太子。”乃贬绅端州司马。朝士代逢吉鸣吠者，张又新、李续之、张权舆、刘栖楚、李虞、程昔范、姜洽、李仲言，时号“八关十六子”。又新等八人居要剧，而胥附者又八人，有求于逢吉者，必先经此八人纳赂，无不如意者。逢吉寻封凉国公，邑千户，兼右仆射。

昭悯即位，左右屡言裴度之贤，曾立大勋，帝甚嘉之。因中使往兴元，即令问讯。宝历初，度连上章请入觐。逢吉之党坐不安席，如

矢攢身，乃相与为谋，欲沮其来。张权舆撰“非衣小儿”之谣，传于闾巷。言度相有天分，应谣讖，而韦处厚于上前解析，言权舆所撰之言。既不能沮，又令卫尉卿刘遵古从人安再荣告武昭谋害逢吉。武昭者，有才力，裴度破淮、蔡时奖用之，累奏为刺史。及度被斥，昭以门吏久不见用，客于京师，途穷颇有怨言。逢吉冀法司鞠昭行止，则显裴度任用，以沮入朝之行。逢吉又与同列李程不协。太学博士李涉、金吾兵曹茅汇者，于京师贵游间以气侠相许，二人出入程及逢吉之门。水部郎中李仍叔，程之族，知武昭郁郁恨不得官，仍叔谓昭曰：“程欲与公官，但逢吉阻之。”昭愈愤怒，因酒与京师人刘审、张少腾说刺逢吉之言。审以昭言告张权舆，乃闻于逢吉，即令茅汇召昭相见，逢吉厚相结托，自是疑怨之言稍息。逢吉待茅汇尤厚，尝与汇书云：“足下当字仆为‘自求’，仆当字足下为‘利见’。文字往来，其间甚密。及裴度求覲，无计沮之，即令讐武昭事，以暴扬其迹。再荣既告，李仲言试汇曰：“言武昭与李程同谋则活，否则尔死。”汇曰：“冤死甘心。诬人以自免，予不为也。”及昭下狱，逢吉之丑迹皆彰。昭死，仲言流象州，茅汇流隰州，李涉流康州，李虞自拾遣为河南士曹。敬宗待裴度益厚，乃自汉中召还，复知政事。

逢吉检校司空、平章事、襄州刺史、山南东道节度使，仍请张又新、李续之为参佐。大和二年，改汴州刺史、宣武军节度使。五年八月，入为太子太师、东都留守、东畿汝防御使，加开府仪同三司。八年，李训用事。三月，征拜左仆射，兼守司徒。时逢吉已老，病足，不任朝谒，即以司徒致仕。九年正月卒，时年七十八。赠太尉，谥曰成。

段文昌字墨卿，西河人。高祖志玄，陪葬昭陵，图形凌烟阁。祖德皎，赠给事中。父潆，循州刺史，赠左仆射。文昌家于荆州，偶傖有气义，节度使裴胄知之而不能用。韦皋在蜀，表授校书郎。李吉甫刺忠州，文昌尝文干之。及吉甫居相位，与裴垕同加奖擢，授登封尉、集贤校理。俄拜监察御史，迁左补阙，改祠部员外郎。元和十一年，守本官，充翰林学士。

文昌，武元衡之子婿也。元衡与宰相韦贯之不协，宪宗欲召文昌为学士，贯之奏曰：“文昌志尚不修，不可擢居近密。”至是贯之罢相，李逢吉乃用文昌为学士。转祠部郎中，赐绯，依前充职。十四年，加知制诰。十五年，穆宗即位，正拜中书舍人，寻拜中书侍郎、平章事。

长庆元年，拜章请退。朝廷以文昌少在西蜀，诏授西川节度使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文昌素洽蜀人之情，至是以宽政为治，严静有断，蛮夷畏服。二年，云南入寇，黔中观察使崔元略上言，朝廷忧之，乃诏文昌御备。文昌走一介之使以喻之，蛮寇即退。敬宗即位，征拜刑部尚书，转兵部，兼判左丞事。

文宗即位，迁御史大夫，寻检校尚书右仆射、扬州大都督府长史、同平章事、淮南节度使。大和四年，移镇荆南。

文昌于荆、蜀皆有先祖故第，至是赎为浮图祠。又以先人坟墓在荆州，别营居第以置祖祢影堂，岁时伏腊，良辰美景享荐之。彻祭，即以音声歌舞继之，如事生者，搢绅非焉。

六年，复为剑南西川节度。九年三月，赐春衣中使至，受宣毕，无疾而卒，年六十三，赠太尉。有文集三十卷。

文昌布素之时，所向不偶。及其达也。扬历显重，出入将相，洎二十年。其服饰玩好、歌童妓女，苟悦于心，无所爱惜，及至奢侈过度，物议贬之。子成式。

成式字柯古，以荫入官，为秘书省校书郎。研精苦学，秘阁书籍，披阅皆遍。累迁尚书郎。咸通初，出为江州刺史。解印，寓居襄阳，以闲放自适。家多书史，用以自娱，尤深于佛书。所著《酉阳杂俎》传于时。

宋申锡字庆臣。祖素，父叔夜。申锡少孤贫，有文学。登进士第，释褐秘书省校书郎。韦贯之罢相，出湖南，辟为从事。其从累佐使府。长庆初，拜监察御史。二年，迁起居舍人。宝历二年，转礼部

员外郎，寻充翰林侍讲学士。

申锡始自策名，及在朝行，清慎介洁，不趋党与。当长庆、宝历之间，时风器薄，朋比大扇。及申锡被用，时论以为激劝。文宗即位，拜户部郎中、知制诰。大和二年，正拜中书舍人，复为翰林学士。

初，文宗常患中人权柄太盛，自元和、宝历比致宫禁之祸。及王守澄之领禁兵，恃其宿旧，跋扈尤甚。有郑注者，依恃守澄为奸利，出入禁军。卖官贩权，中外咸扼腕视之。文宗雅知之，不能堪。申锡时居内廷，文宗察其忠厚，可任以事。尝因召对，与申锡从容言及守澄，无可奈何，令与外廷朝臣谋去之，且约命为宰相，申锡顿首谢之。未几，拜左丞，逾月，加平章事。申锡素能谨直，宠遇超辈，时情大为属望。及到中书，割断循常，望实颇不相副。

大和五年，忽降中人召宰相入赴延英。路隋、李宗闵、牛僧孺等既至中书东门，中人云：“所召无宋申锡。”申锡始知被罪，望延英以笏叩头而退。隋等至，文宗以神策军中尉王守澄所奏，得本军虞候豆卢著状，告宋申锡与漳王谋反，隋等相顾愕然。初，守澄于浴堂以郑注所构告于文宗，守澄即时于市肆追捕，又将以二百骑就靖恭里屠申锡之家。会内官马存亮同入，诤于文宗曰：“谋反者适宋申锡耳，何不召南司会议。今卒然如此，京师企足自为乱矣。”守澄不能难，乃止，乃召三相告之。又遣右军差人于申锡宅捕孔目官张全真、家人买子信缘等。又于十六宅及市肆追捕胥吏，以成其狱。文宗又召师保、仆射、尚书丞郎、常侍、给事、谏议、舍人、御史在丞、京兆尹、大理卿，同于中书及集贤院参验其事。

翌日，开延英，召宰臣及议事官，帝自询问。左常侍崔玄亮、给事中李固言、谏议大夫王质、补阙卢钧之、舒元褒、罗泰、蒋系、裴休、窦宗直、韦温、拾遣李群、韦端符、丁居晦、袁都等一十四人，皆伏玉阶下奏以申锡狱付外，请不予禁中讯鞫。文宗曰：“吾已谋于公卿大僚，卿等且出。”玄亮固言，援引今古，辞理恳切。玄亮泣涕久之，文宗意稍解，贬申锡为右庶子，漳王为巢县公。再贬申锡为开州司马。

初，申锡既得密旨，乃除王璠为京兆尹，以密旨喻之。璠不能谋，而注与守澄知之，潜为其备。漳王凑，文宗之爱弟也，贤而有人望。豆卢著者，职属禁军，与注亲表。文宗不省其诈，乃罢申锡为庶子。时京城汹汹，众庶哗言，以为宰相真连十宅谋反，百僚震骇。居一二日，方审其诈。谏官伏阁恳论，文宗震怒，叱谏官令出者数四。时中外属望大寮三数人廷辩其事。仆射窦易直曰：“人臣无将，将而必诛。”闻者愕然。唯京兆尹崔瑄、大理卿王正雅连上疏请出内狱，且曰：“王师文未获，即狱未具，请出豆卢著与申锡同付外廷勘。”当时人情翕然推重。初议申锡抵死，顾物论不可，又将投于岭表，文宗终悟外廷之言，乃有开州之命。

初，申锡既被罪，怡然不以为意，自中书归私第，止于外厅，素服以俟命。其妻出谓之曰：“公为宰相，人臣位极于此，何负天子反乎？”申锡曰：“吾自书生被厚恩，擢相位，不能锄去奸乱，反为所罗织，夫人察申锡岂反者乎？”因相与泣下。

申锡自居内廷，及为宰相，以时风侈靡，居要位者尤纳贿赂，遂成风俗，不暇更方远害，且与贞元时甚相背矣。申锡至此，约身谨洁，尤以公廉为己任，四方问遗，悉无所受。既被罪，为有司验劾，多获其四方受领，所还问遣之状，朝野为之叹息。

七年七月，卒于开州。诏曰：“申锡虽不能周慎，自抵宪章，闻其亡歿遐荒，良用悲惻。宜许其归葬乡里，以示宽恩。”开成元年九月，诏复申锡正议大夫、尚书左丞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上柱国，赐紫，兼赠兵部尚书。仍以其子慎微为城固县尉。

李程字表臣，陇西人。父鹓伯。程，贞元十二年进士擢第，又登宏辞科，累辟使府。二十年，入朝为监察御史。其年秋，召充翰林学士。顺宗即位，为王叔文所排，罢学士。三迁为员外郎。元和中，出为剑南西川节度行军司马。十年，入为兵部郎中，寻知制诰。韩弘为淮西都统，诏程衔命宣谕。明年，拜中书舍人，权知京兆尹事。十二年，权知礼部贡举。十三年四月，拜礼部侍郎。六月，出为鄂州刺

史、鄂岳观察使。入为吏部侍郎，封渭源男，食邑三百户。敬宗即位之五月，以本官同平章事。

敬宗冲幼，好治宫室，畋游无度，欲于宫中营新殿，程谏曰：“自古圣帝明王，以恭俭化天下。陛下在谅暗之中，不宜兴作，愿以瓦木回奉园陵。”上欣然从之。程又奏请置侍讲学士。数陈经义。程辩给多智算，能移人主之意，寻加中书侍郎，进封彭原郡公。宝应二年，罢相，检校兵部尚书、同平章事、太原尹、北京留守、河东节度使。大和四年三月，检校尚书左仆射、平章事、河中尹、河中晋绛节度使。

六年，就加检校司空。七月，征为左仆射，中谢日奏曰：“臣所忝官上礼，前后仪注不同。在元和、长庆中，仆射数人上日，不受四品已下官拜。近日再定仪注，四品已下官悉许受拜，王涯、窦易直已行之于前。今御史台云：“已闻奏，太常寺定取十五日上。臣进退未知所据。”时中丞李汉以为受四品已下拜太重。敕曰：“仆射上仪，近已详定。所缘拜礼，皆约令文，已经施行，不合更改。宜准大和四年十一月六日敕处分。”

程世学优深，然性放荡，不修仪检，滑稽好戏，而居师长之地，物议轻之。七年六月，检校司空、汴州刺史、宣武军节度使。九年，复为河中晋绛节度使，就加检校司徒。开成元年五月，复入为右仆射，兼判太常卿事。十一月，兼判吏部尚书铨事。二年三月，检校司徒，出为襄州刺史、山南东道节度使。卒，有司谥曰缪。子廓。

廓进士登第，以诗名闻于时。大中末，累官至颍州刺史，再为观察使。廓子昼，亦登进士第。

史臣曰：宗儒、易直，以宽柔养望，坐致公台，与时沉浮，寿考终吉，可谓能奉身矣。逢吉起徒步而至鼎司，欺蔽幼君，依凭内竖，蛇虺其腹，毒害正人，而不与李训同诛，天道福淫明矣。申锡小器大谋，贬死为幸。程不持士范，歿获丑名。君子操修，岂宜容易？

赞曰：赵、窦优柔，坐享公侯。蝮蛇野葛，逢吉之流。岂无令人？

主辅谟猷。程、锡弼谐，于道难周。

旧唐书卷一六八

列传第一一八

韦温 萧祐 独孤郁 弟朗
 钱徽 子可复 可及 高铉 弟铢 锴
 冯宿 弟定审 封敖

韦温字弘育，京兆人。祖肇，吏部侍郎。父绶，德宗朝翰林学士，以散骑常侍致仕。绶弟贯之，宪宗朝宰相，自有传。温七岁时，日念《毛诗》一卷。年十一岁，应两经举登第。释褐太常寺奉礼郎。以书判拔萃，调补秘书省校书郎。时绶致仕田园，闻温登第，愕然曰：“判入高等，在群士之上，得非交结权幸而致耶？”令设席于庭，自出判目试两节。温命笔即成，绶喜曰：“此无愧也。”调授咸阳尉。入为监察御史，以父在田里，宪府礼拘，难于省谒，不拜。换著作郎，一谢即还。侍省父疾，温侍医药，衣不解带，垂二十年。父忧，毁瘠逾制。免丧，久之为右补阙，忠鲠救时。宋申锡被诬，温倡言曰：“宋公覆行有素，身居台辅，不当有此，是奸人陷害也。吾辈谏官，岂避一时之雷电，而致圣君贤相蒙蔽惑之咎耶？”因率同列伏闕切争之，由是知名。

大和五年，太庙第四、第六室缺漏，上怒，罚宗正卿李锐，将作王堪，乃诏中使醵工补葺之。温上疏曰：“臣闻吏举其职，国家所以治；事归于正，朝廷所以尊。夫设制度，立官司，事存典故，国有经费，而最重者，奉宗庙也。伏以太庙当修，诏下逾月，有司马驰堕，曾

不加减。宜黜慢官，以惩不恪之罪，择可任者，责以缮完之功。此则事归于正，吏举其职也。而圣思不劳，百职无旷。今慢官不恪，止于罚俸，宗庙所切，便委内臣。是许百司之官。公然废职，以宗庙之重，为陛下所私，群官有司，便同委弃。此臣窃为圣朝惜此事也。事关宗庙，皆书史策，苟非旧典，不可率然。伏乞更下诏书，得委所司营缮，则制度不紊，官业交修。”上乃止内使。

群臣上尊号，温上疏曰：“德如三皇止称皇，功如五帝止称帝。徽号之来，乃圣王之末事。今岁咸川水灾，江淮旱歉，恐非崇饰徽称之时。”帝深嘉之，乃止。改侍御史。

李德裕作相，迁礼部员外郎。或以温厚于牛僧孺，言于德裕，德裕曰：“此人坚正中立，君子也。”郑注镇凤翔，自知不为所齿，求德门弟子为参佐，请温为副使。或以为理不可拒，拒则生患。温曰：“择祸莫若轻。拒之止于远贬，从之有不测之祸。”郑注诛，转考功员外郎。寻知制诰，召入翰林为学士。以父职禁廷，忧畏成病，遣诫不令居禁职，恳辞不拜。

俄兼太子侍读，每晨至少阳院，午见庄恪太子。温曰：“殿下盛年，宜早起，学周文王为太子，鸡鸣时问安西宫。”太子幼，不能行其言。称疾，上不悦，改太常少卿。未几，拜给事中。王晏平为灵武，刻削军士，赃罪发，帝以智兴之故，减死，贬官。温三封诏书，文宗深奖之。庄恪得罪，召百僚谕之，温曰：“太子年幼，陛下训之不早，到此非独太子之过。”迁尚书右丞。

吏部员外郎张文规父弘靖，长庆初在幽州为朱克融所囚，文规不时省赴，人士喧然罪之。温居纲辖，首纠其事，出文规为安州刺史。盐铁判官姚勣知河阴院，尝雪冤狱，盐铁使崔珙奏加酬奖，乃令权知职方员外郎。制出，令勣省上，温执奏曰：“国朝已来，郎官最为清选，不可以赏能吏。”上令中使宣谕，言勣能官，且放入省。温坚执不奉诏，乃改勣检校礼部郎中。翌日，帝谓杨嗣复曰：“韦温不放姚勣入省，有故事否？”嗣复对曰：“韦温志在铨择清流。然姚勣士行无玷，梁公元崇之孙，自殿中判盐铁案，陛下奖之，宜也。若人有吏能，

不入清流，孰为陛下当烦剧者？此衰音晋之风也。”上素重温，亦不夺其操，出为陕虢观察使。

武宗即位，李德裕用事，召拜吏部侍郎，欲引以为相。时李汉以家行不谨，贬汾州司马。温从容白德裕曰：“李汉不为相公所知，昨以不孝之罪绌免，乞加按问。”德裕曰：“亲情耶？”温曰：“虽非亲昵，久相知耳。”德裕不悦。居无何，出温为宣歙观察使，辟郑处海为观察判官，德裕愈不悦。池州人讼郡守，温按之无状，杖杀之。

明年，痲生于首，谓爱婿张复鲁曰：“予任校书郎时，梦二黄衣人斋符来追，及产，将渡，一人续至曰：‘彼坟至大，功须万日。’遂不涉而寤。计今万日矣。与公诀矣。”明日卒，赠工部尚书，谥曰孝。

温在朝时，与李珣、杨嗣复周旋。及杨、李祸作，叹曰：“杨三、李七若取我语，岂至是耶！”初温以杨、李与德裕交怨，及居位，温劝杨、李征用德裕，释憾解愠，二人不能用，故及祸。温无子，女适薛蒙，善著文，续曹大家《女训》十二章，士族传写，行于时。温刚肠寡合，人多疏简，唯与常侍萧佑善。

萧祐者，兰陵人。少孤贫，耿介苦学，事亲以孝闻。自处士征拜左拾遣，累迁至考功郎中。祐博雅好古，尤喜图画。前代钟、王遗法，萧、张笔势，编序真伪，为二十卷，元和末进御，优诏嘉之，授兵部郎中。出为虢州刺史，入为太常少卿，转谏议大夫。逾月为桂州刺史、御史中丞、桂管防御观察使。大和二年八月，卒于官，赠右散骑常侍。祐闲澹贞退，善鼓琴赋诗，书画尽妙，游心林壑，啸咏终日，而名人高士，多与之游。给事中韦温尤重之，结为林泉之友。

独孤郁，河南人。父及，天宝末与李华、萧颖士等齐名，善为文，所著《仙掌铭》，大为时流所赏，位终常州刺史。郁，贞元十四年登进士第，文学有父风，尤为舍人权德舆所称，以子妻之。贞元末，为监察御史。

元和初，应制举才识兼茂、明于体用，策入第四等，拜左拾遣。

太子司议郎杜从郁拜左补阙，郁与同列，论之曰：“从郁是宰臣佑之子，父居宰执，从郁不宜居谏列。”乃改为左拾遣，又论曰：“补阙之与拾遣，资品虽殊，同是谏官，若时政或有得失，不可令子论父。”从郁竟改他官。

四年，转右补阙，又与同列拜章论中官吐突承璀不宜为河北招讨使，乃改招抚宣慰使。五年，兼史馆修撰。寻召充翰林学士，迁起居郎。权德舆作相，郁以妇公辞内职，宪宗曰：“德舆乃有此佳婿。”因诏宰相于士族之家尚选公主者。迁郁考功员外郎，充史馆修撰、判馆事，预修《德宗实录》。七年，以本官复知制诰。八年转驾部郎中。其年十月，复召为翰林学士。九年，以疾辞内职。十一月，改秘书少监，卒。

郁弟朗，尝居谏官，请罢淮西用兵，不协旨，贬兴元户曹。入为监察御史，转殿中。十五年，兼充史馆修撰，迁都官员外郎。长庆初，谏议大夫李景俭于史馆饮酒，凭醉谒宰相，语辞侵侮，朗坐同饮，出为漳州刺史。入为左司员外郎，迁谏议大夫。扬州节度使王播罢兼盐铁使，行赂于中人，求复领铜盐，朗上章论之。

宝历元年十一月，拜御史中丞。二年六月，赐金紫之服。侍御史李道枢乘醉谒朗，朗劾之，左授司议郎。宪府故事，三院御史由大夫、中丞自辟，请命于朝。时崔冕、郑居中不由宪长而除，皆丞相之僚旧也。敕命虽行，朗拒而不纳，冕竟改太常博士，居中分司东台。其年十月，高少逸入阁失仪，朗不弹奏，宰相衔阻崔冕事，左授少逸赞善大夫，朗亦罚俸。朗称执法不称，乞罢中丞，敬宗公中使谕之，不允其让。文宗即位，改工部侍郎。大和元年八月，出为福州刺史、御史中丞、福建观察使。是月赴官，暴卒于路，赠右散骑常侍。

郁子庠，亦登进士第。大中后，官达，亦至侍郎。

钱徽字蔚章，吴郡人。父起，天宝十年登进士第。起能五言诗。初从乡荐，寄家江湖，尝于客舍月夜独吟，遽闻人吟于庭曰：“曲终人不見，江上数峰青。”起愕然。摄衣视之，无所见矣，以为鬼怪，而

志其一十字。起就试之年，李玮所试《湘灵鼓瑟诗》题中有“青”字，起郎以鬼谣十字为落句，玮深嘉之，称为绝唱。是岁登第，释褐秘书省校书郎。大历中，与韩翃、李端辈十人，俱以能诗，出入贵游之门，时号“十才子”，形于图画。起位终尚书郎。

徽，贞元初进士擢第，从事戎幕。元和初入朝，三迁祠部员外郎，召充翰林学士。六年，转祠部郎中、知制诰。八年，改司封郎中，赐绯鱼袋，内职如故。九年，拜中书舍人。十一年，王师讨淮西，诏朝臣议兵，徽上疏言用兵累岁，供馈力殫，宜罢淮西之征，宪宗不悦，罢徽学士之职，守本官。

长庆元年，为礼部侍郎。时宰相段文昌出镇蜀川，文昌好学，尤喜图书古画。故刑部侍郎凭杨兄弟以文学知名，家多书画，钟、王、张、郑之迹在《书断》、《画品》者，兼而有之。凌子浑之求进，尽以家藏书画献文昌，求致进士第。文昌将发，面托钱徽，继以私书保荐。翰林学士李绅亦托举子周汉宾于徽。及榜出，浑之、汉宾皆不中选。李宗闵与元稹素相厚善。初稹以直道遭逐久之，及得还朝，大改前志，由迺以徽进达，宗闵亦急于进取，二人遂有嫌隙。杨汝士与徽有旧，是岁，宗闵子婿苏巢及汝士季弟殷士俱及第。故文昌、李绅大怒。文昌赴镇，辞日，内殿面奏，言徽所放进士郑朗等十四人，皆子弟艺薄，不当在选中。穆宗以其事访于学士元稹、李绅，二人对与文昌同。遂命中书舍人王起、主客郎中知制诰白居易，于予亭重试，内出题目《孤竹管赋》、《鸟散余花落诗》，而十人不中选。诏曰：

国家设文学之科，本求才实，苟容伐幸，则异至公，访闻近日浮薄之徒，扇为朋党，谓之关节，干挠主司。每岁策名，无不先定，永言败俗，深用兴怀。郑朗等昨令重试，意在精覆艺能，不于异书之中，固求深僻题目，贵令所试成就，以观学艺浅深。孤竹管是祭天之乐，出于《周礼》正经，阅其呈试之文，都不知其本事，辞律鄙浅，芜累亦多。比令宣示钱徽，庶其深自怀愧，诚宜尽弃，以警将来。但以四海无虞，人心方泰，用弘宁抚，式示殊恩，特掩尔瑕，庶明予志。孔温业、赵存约、窦洵直所试粗